

孙犁与莫言、贾平凹和铁凝

·张莉·

改变莫言的人生轨迹

孙犁的评论改变了莫言的人生轨迹,那篇关于莫言的文字并不长,在《读小说札记》中只有两百多字:

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作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

从维熙回忆说:“莫言曾经跟我谈起,他刚写小说时,孙犁曾给他写过一篇评论,要知道孙犁根本就不认识他。正是孙犁的这篇评论,让他走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也走上了文学之路,所以莫言非常感激孙犁先生对他的无私扶植。”

具体是如何改变莫言人生轨迹的呢?要从1984年开始说起。当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青年教师刘毅然在随笔《莫言,一杯热醪心痛》中回忆过莫言第一次来到他办公室的情形:

1984年初夏,我正忙于协助徐怀中老师招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学员。忽然有一天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圆脸的军人,书包一本正经地挎在肩上,满脸的朴实劲儿,我凭着当过几年排长的经验断定这是个挺本分的农村入伍的军人,只是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犁在耕地时碰到石头后骤然爆出的很亮的光,还带点忧伤,他的额头丰满明亮……

彼时已经过了入学的报名时间,“他没有掏出官方的介绍信和报名表,而是掏出自己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他想上学想做徐怀中老师的学生”。刘毅然就把他的作品留下了。

刘毅然并不知道,年轻的莫言(见左图)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时,内心有着怎样的焦灼和渴望。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河北保定的内部刊物《莲池》上发表过一系列小说,还参加了《长城》组织的笔会。年轻人认定自己将来要当作家,而不是军队里的干事。

很快,刘毅然在电话里告诉莫言可以参加考试。当然,刘毅然并没有告诉他,徐主任看了他的作品后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课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徐主任,就是后来被莫言称为恩师的徐怀中将军。当时55岁的他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主任,徐怀中有极好的艺术判断力。很可能,在莫言的资料中,首先打动他的是小说《民间音乐》,但孙犁对莫言的评价也起到关键作用。

青年贾平凹的写作“偶像”

1981年的《文艺周刊》发表



了青年作者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散文发表同天,作为《文艺周刊》老编辑的孙犁写下评论《读一篇散文》。“关于这位作家,近些年常看到的是他写的高产而有创造的小说,一见这篇短小的散文,我就感到新鲜,马上读完了。”1981年,贾平凹只有29岁,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

在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中,贾平凹回忆青年时代在水库工地夜晚读书时的情景,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本没有名字的书,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几年后上了大学,贾平凹看到同宿舍的同学读孙犁的《白洋淀纪事》。翻了几页,他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

《白洋淀纪事》不仅是他当年的启蒙读物,还是他在水库工作时写作的范本,这本书引发了他巨大的写作热情。“我已经买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是用每月的两元钱补助买的,开始了记日记。我的日记并不是每日记那些流水账,而是模仿了《白洋淀纪事》的写法,写我身边的人和事……”

以回忆录为证,将孙犁视为青年贾平凹的写作“偶像”并不为过。孙犁评《一棵小桃树》的文章后来发表在1981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贾平凹读后很快给孙犁写了一封信。“万没想到,就在他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

1982-1983年,年轻的贾平凹(见中图,1983年于崆峒山)似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他写信向孙犁诉苦。孙犁很快回复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就想和你谈谈心了……”在这封信里,他并没有直接针对某个问题讨论,而是谈到了自己写诗歌不被读者理解,生活中的苦闷,以及自己晚年的孤独寂寞。转而,在信的末尾处,他安慰他的年轻朋友:“我的经验是: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听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

贾平凹曾经三次想去天津看望孙犁,但三次都未能成行。贾平凹去天津拜访孙犁是在1983年10月,当时他受邀



去天津参加一个散文奖颁奖活动。这离他们第一次通信已经有两年半时间了。见到孙犁的场景,令这位作家终生难忘:

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大个,暖洋洋的太阳照着全身,眼睛眯着,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了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了他的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

贾平凹还讲到了一件趣事。去天津之前,他为第一次见孙犁郑重选择礼物:“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看见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趣吗?’……”

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天津,不论贾平凹如何如临大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唐三彩,骆驼还是在旁人搬运过程中被摔了,“骆驼一共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儿,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我没有



了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

但他还是告诉了孙犁:

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

对铁凝的喜爱溢于言表

1979年,铁凝从下乡插队的河北省博野县回到河北省保定市,做一家文学期刊的编辑。1979年铁凝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时,她二十二岁。见面后不久,她写信给孙犁,并寄来了她的小说。这似乎是孙犁第一次阅读铁凝的文字。老人很快写了回信,这封信里,孙犁肯定了铁凝的小说《丧事》,并肯定了她的写作方向,尤其谈到她创作的可能性:“你对生活,是很认真的,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胶滞于生活。你的思路很好,有方向而能作曲折。”

第二封信写于1979年年底,那一次,孙犁收到了铁凝的童话。给铁凝的信,孙犁写得朴实,他对铁凝的赞扬是家常的,“有的人头发白了,还是写不好童话。有的人年纪轻轻,却写得很好。像你就是的”。

孙犁与铁凝二十多年的书信来往中,有着一一种难得的亲切、自然、自在。这与一般的作

家交往颇有不同。对比孙犁写给同时期作家的信会发现,他对铁凝像家人一般。这种亲切感或许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冀中平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铁凝文字本身闪现的光泽——对于孙犁而言,铁凝固然是冀中平原原来的年轻人,但更是卓有天赋的晚辈。

孙犁与铁凝的通信多是谈天,说读书,说写作,说为人;也向她抱怨自己的苦闷和烦恼。他甚至多次在信中表示欢迎她写信来。这样的热情态度与他给人留下的深居简出、会客有严格时间限制的印象颇为不符,孙犁对铁凝的喜爱溢于言表。

也是在这一年,孙犁手书了“秦少游论文”,送给正在创作之路上摸索前进的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铁凝写道:“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在这篇文章里,她也写下了与孙犁的第四次见面,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相见。

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后来回忆,孙犁先生在此之前已经昏迷不醒,也不愿意见人,所以,“为了让父亲精神上有个准备,下了电梯,我三步并作两步,抢先走近父亲床头,缓声告诉他:‘爸爸,铁凝看您来了!’”(见右图,铁凝到天津探望病中的孙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看到铁凝,并一眼认出了她”。

孙晓玲也记下了铁凝走出病房门之后的难过。“铁凝刚出了病房门,便停住了脚步。她把头微微仰起,屏住一口气,使劲儿张了张眼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盈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她的这个调整情绪的动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摘自罗澍伟主编《孙犁:荷花沁文韵》,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偶遇作家曲波

·董树人·

1978年1月4日下午,中学同学高君平约我跟他搭伴儿回家过春节。当时,他在八机部(即农机部)部机关工作,他告诉我,明早八机部有接领工资的车路过北京站,搭上车,我们就不必挤公共汽车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我来到八机部的汽车队,很快就搭上车。冬天,北京天亮得晚,汽车在充满灰色晨雾的道路上缓缓行驶。到北太平庄附近时,上来一个男性长者,高君平和他打过招呼后,马上给我介绍他是作家曲波,或许高君平觉得学中文的人跟作家很容易谈得来。果不其然,时任八机部党委书记的曲波,像我也是他的部下一样,面对我们四五个人侃侃而谈。他说,作为杨沫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他刚从巴基斯坦归来……

我自幼喜欢文学,一心想

当个作家。1972年10月,我在山西见到了作家马烽、西戎、胡可,在陕西见到了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但当时专注于收集编写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素材,没机会向他们讨教如何从事文学创作。这次偶遇作家曲波,令我喜出望外,曲波于195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轰动大江南北,他构造故事的能力令我十分佩服,我特别想知道他是怎样塑造出杨子荣、少剑波、白茹(小白鸽)、座山雕这一文学群像的?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又是怎样构造出来的?

我唐突地打断他谈出国访问的兴致,问道:“曲波同志,请您谈谈文学创作可以吗?”他对我的冒失之举毫不介意,答应了我的请求。汽车走走停停,其间不断有人上车,他顾不得跟刚上车的人打招呼,一直在和我谈文学创作

的问题,从北太平庄到西便门,再到宣武门西街,最后到北京站。他对我说:“我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典型。我17岁加入人民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胶东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东北的剿匪斗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林海雪原》就是根据我在东北参加剿匪斗争的亲身经历写的。我不懂文学创作理论,听同行谈文学创作时,经常提到如下几点:搞文学创作的人要喜欢阅读,要喜欢听人讲故事,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在日常生活里,要注意多观察,观察各种社会现象……此外,不要太相信天分,既然想从事文学创作,就要勤于练笔。只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懈努力,终会有所成就。”

曲波讲得既中肯又到位,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写作课。(摘自6月16日《北京晚报》)